

——特寫——
澎 湖 列 島 來 去

朱赤文

一、澎湖佛教與記者的一段
小因緣

遠在兩三年前，記者便同澎湖佛教；發生了一點小關係。那時候澎湖還沒有成立佛教會，雖說島民多數信仰佛教，但還不是些五花八門的雜信。當時有一位樓居士，初信外道。在同善社曾被封過什麼「天恩」，當他發現了佛教的真理後，便毅然歸投佛門，要記者替他介紹皈依三寶，記者便為他介紹了一位學德兼具的木如法師，用通訊方式，為說方便三皈。樓居士自從皈依三寶後，便發大心、想替澎湖佛教做點事，來信詢問要成立佛教會或蓮社的詳細辦法，當時我便介紹他去中佛會請示，大概經過一段時間，終於因緣成熟，佛教會便在澎湖成立了。

在佛教會沒有成立以前，樓居士會計劃要邀記者去澎湖宏法，記者也很想去走一走，但樓居士孤掌難鳴，因為他是一個外省人，又有公務在身，終以機緣未熟作罷。此後樓居士便從事物色地方人士，發掘幹練人才，果然不久，終於被他找到了。這便是現任省立救濟

院的院長郭自得居士。樓居士經過相當長的時間

，用自己所知道的一點佛

教理論，說服了郭居士開始信佛，當然在佛法上講起來，郭居士是宿具善根的，否則決不會這樣的快，

他既信佛教便修淨土，一門深入，

同時創導佛化家庭，全家上下二十餘口每日課誦念佛，並且自利以外

，發心度衆，便同樓居士兩人，開始籌備佛教會的組織，號召地方知名人士參加協助，一切都很順利進行，在他們熱誠和努力的感召下，

澎湖才創立了的佛教支會。

二、兩刊編者作者，渡海弘揚佛法

星雲法師是人生刊的主筆，記

者是本刊的主筆，煮雲法師是兩刊的作者，三支筆渡海弘法；煮法師已是第三次去澎湖，星法師和記者則屬初次。我們先在鳳山蓮社會集

，同行的還有宜蘭念佛會的李新桃

小姐，和翻譯鄭納德，妙珠等居士

。我們搭的是「恒春」輪，八月十

四夜啓航，上船前雖然港口已發布

颶風警報，但我們未加考慮，船行

出口後風浪漸大，嘔吐四起：船內

狼藉滿地，又臭又熱，簡直是大熱

地獄，毫無衛生設備，實有改善的

必要。

一夜罪滿，便抵澎島，因天未

亮不能進口，船便拋錨停在港口外

等天亮，天明後徐行而入，靠了碼

頭一一檢查身份證後纔上岸。

廣法師和先來弘法已一月的心

然法師以及郭居士等早已在碼頭執

旗鳴砲歡迎。一時驚動了碼頭上一些人，船上有人在說「幾個和尚也有人歡迎」，可不是嗎？像老法師說得好「和尚是世界的大軸」呵，怎的沒有人歡迎呢？

佛教會的駐地是在觀音亭，記者初以為觀音亭者，最大也不過是一個大亭式的小廟而已，那裏知道雖然名曰觀音亭，却遍找不到一個亭；大殿倒也不小，供奉觀音大士聖像，殿傍左右兩座鐘鼓樓，雖不高大，却也像樣；門前一對石獅，面對碧海。過去會駐軍，自從佛會成立，便交涉讓出。所謂亭者，在寺左有一個放生池，池上築有一亭。因年久坍塌，早已只廢池而不見亭了。這裡還是馬公鎮的名勝區，來澎湖的人，都要來逛一逛。

佛教會的辦公室在大殿左廂的大間，佈置雅潔，還有一間閱覽室，圖表照片，以及各佛教書刊，掛得玲瓏滿目，任人閱讀，遊客至此大可飽嘗法味。理事長的駐錫處，另在寺左放生池的後面，有三間新修的小屋。前面就是白浪滾滾的一片碧綠大海，一望無際，胸襟爲之大暢，記者對此環境，深深染著，似已置身世外，樂不思歸矣。

記者雖然不識水性，但深愛碧海，便建議下海一浴。煮、星、廣

三師皆諳水性，雖是土式的泳法，

居然也能遠游，記者却怕被浪擊倒

站立不住，抱着一塊岩石不敢鬆手，也只好由他們笑了。

下午上街去拜客，從縣長以至

鄉里長並支會的各理監事。由郭居士陪着一一訪畢，已滿身是汗。街

上與觀音亭的氣溫大不相同，他們

的。上月間廣法師來信說，煮、星兩師已應邀要去弘法，問我有興趣否？當時因為日期未定，如果正在定本刊的編期，便無法分身，要不然，倒很願意去一趟。後來日期決定，却正好是廿一期本刊發出後的幾天，空檔，便臨時決定參加，南下與星

記者這次去澎湖，是臨時決定的。

兩師已應邀要去弘法，問我有興趣否？當時因為日期未定，如果正在定本刊的編期，便無法分身，要不然，倒很願意去一趟。後來日期決定，却正好是廿一期本刊發出後的幾天，空檔，便臨時決定參加，南下與星

記者這次去澎湖，是臨時決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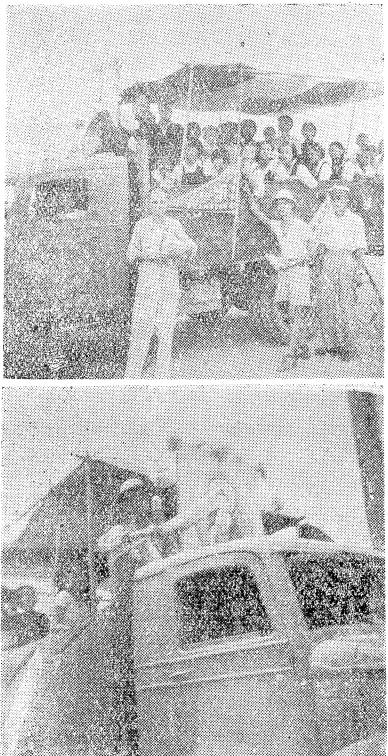
兩

說簡直像是二個太陽。澎湖島的熱，似是勝於臺灣，但是觀音亭却不然，太陽的熱度好像晒不到那裏，也許是沿着海邊的緣故吧！

是晚，各理監事多來集議，排列布教日程。樓居士領導的佛教歌詠隊，趁着月光，在海邊歌唱佛曲，令人神往。這歌詠隊共有八人，都自動各製一式服裝，經常在廣法師和樓居士的指導下，學會了許多佛教歌曲，想不到各佛刊上所轉載或是新譜的一些佛歌，她們都已會唱。廣法師和樓居士，一個善唱，一個擅譜，在兩人的合作下，便譜定了完全內地叢林腔調的各種香讚佛讚，樓居士用胡琴伴奏女孩子們唱起來，格外莊嚴悅耳。女孩子中間尤以郭居士的兩位姪女寶秀寶琴，小姐和高樹葉小姐三人，最為善唱，高低自如，誠為難得。

心然法師來這裡已近一月，曾另與一位電中的音樂教官洪青居士合作寫了一個「讚僧」，一個「菩薩的精神」。女孩子們這幾天正在練習新歌。

這第一天就這樣愉快地過去。



專法弘在站前鄉下發出在者記
法佛講播幡旗持手上車在者記
(上) 僧車
(下) 情表之時

澎湖縣共有一鎮三鄉，觀音亭是在馬公鎮，縣屬機關都設在此。其他有湖西、白沙、西嶼等三鄉。馬公鎮和湖西鄉同在一個島上，白沙鄉是另外一些島，除了吉貝島較遠外，其他諸島都有長橋連貫，所以下鄉布教，前二天用車不坐船。佛教會佈置了一輛卡車，前面掛着一幅釋尊畫像，兩旁寫着一些佛教宣傳標語，和下鄉布教宣傳車等幾個大字，裝上一個大喇叭擴音機，第二天的早晨，我們便開始踏上征途，下鄉宣傳。

每入一個村落，由歌詠隊的佛曲先導，把一些村民都吸引到廟前（島上不論大小村落，必有一廟）一下子便圍集了數百人，男女老幼，有的還以為是基督教，因為他們還不知道馬公已有佛教會，過去佛教會也沒有這樣做過（一些大村落除外）經我們說明後才知道我們是宣傳佛教的，他們便鼓掌，或是鳴放鞭炮以示歡迎，這種熱誠，使一行深為感動！

我們每到一個村落，停留至多不過三十分鐘，三位法師和記者共四人輪流布教，講一點箇短淺近佛法，唱一二支佛歌，再由郭居士報

些澎湖佛教會成立後的動態，
在宜蘭的李小姐朗讀宣傳用語。
輪值到記者布教時，爲了節約時
間，就用半生不熟的閩南語試講。
師說：「你的臺灣話，連外省
人都聽得懂」。這一下把我怔住。
當場就問聽衆「聽有無？」，結果
外地全場一致異口同聲地答「
聽無」。於是我就大膽地使用，事後
放心，又問同車的幾位老太太。
有話「聽有無？」，說也奇怪，她們
都說「有」，或許她們不好意思。
聽無」，我要她們直說，她們
看道：「一半句聽無，大概攢聽
」。這才放一顆心。這一半
字使記者不勝遺憾，力不從
一也祇有徒喚奈何了！因爲這還
第一次大膽的嘗試呵！」
這一天的路大概走了不少。曾
過兩座二島之間的長橋，據說若
過橋時橋便沒在水中，海邊的風
點半，饭菜都從汽車裏搬出來。
還帶來一大桶茶水，野餐吃來格
培香。午飯後就開始在榕樹下佈
法師一人講了一些佛法，歌隊
唱了幾支佛曲，便登車回程，
沿路在來時未停的村落處，一
停入宣傳，直到傍晚七時，
纔回到鄉音亭休息。

第二天一早又出發在馬公
鎮屬的各鄉村布教，最終點是
風櫃村。本來若從馬公坐船到
風櫃，只要二十分鐘，好像擺
一個渡；但從陸路去，便要繞
個大圈子，需要好幾個鐘頭了。
當車子停落在時裡村佈教時，
一手穿着黑衣黑裙的老太

着黑念珠，大概一共有五六十名，整裝齊來，合掌恭敬，據說她們都是廣慈法師的皈依弟子，全都持長齋，十三四歲的女孩子也有五六名，也是一式的服裝，也都持長齋，她們托着菜盤，熱茶，當場慰勞起我們來，這種場面，怎不令感動！是法師慈悲，爲她們這一羣虔誠的弟子說了一些佛法，臨行猶依難別。這種動人的場面，我幾乎落淚來。歌詠隊的女孩子們真有能耐，雖然兩日來不斷地唱，不停地唱，卡車上的顛簸，並不曾影響她們的歌喉。這一支有力的隊伍，不但能鼓動聽眾，連我們都受它的影響不小，因爲它具有振奮軍心，鼓舞征人的威力，令人只有向前，沒有委縮！我們爲了鼓舞她們，星雲法師建議合爲她們一樣紀念品，但想了半天，從衣料乃至化粧品，結果還是星雲法師想出銀質的正字項鍊，每人一個，藉以提倡正字運動。參加贈送的有星雲，煮雲、心然，廣慈，樓居士，妙珠和記者。立刻集款寄去鳳山定製。

這一天又在愉快的疲勞中過去，了。

四、馬公鎮上三天講演大會

十八日起，每晚八時半開始，借澎湖醫院的廣場，舉行三天的講演大會，鎮內挨戶分發傳單，宣傳車在昨天歸來時，也順便在鎮上巡迴廣播，大概每一個馬公的鎮民，都可能知道佛教會將有這三天的講演和放映佛教新聞幻燈的舉動，第一天：首先由歌詠隊合唱三寶歌開場，繼由星雲法師講「釋迦牟尼佛史略」，聽衆已擠滿了廣場，幾已無插足的餘地了。

第二天是煮雲法師講「佛教報恩主義」，聽眾照常擁擠不堪，講畢放映幻燈片，多是介紹宜蘭念佛

，頗博聽眾贊許。
第三天是輪到記者講，真是天公不作美，忽然下起毛毛雨來了，老百姓們很歡喜，因為久旱不雨，田地多已乾涸，若不下幾點雨，便將造成災害，各鄉村多已在作求雨之舉了。當然記者不敢偏私，也替百姓們歡喜，但是希望講演前後的幾小時，最好不要下雨，否則這一天便無法舉行。記者時唯有仰仗大士神力，下午在佛前默禱。果然奇蹟發生，天氣便轉雨為陰，但這層層的密雲，也頗令人躊躇不寧，可是我們決定照常佈置會場，提早了半小時開講，記者講的是「怎樣解脫人生的苦惱」。當講到緊要關頭，要介紹給大家，念伊可以解脫苦惱的道理時，忽然一朵雲頭出現頭頂，立刻飄下幾滴毛雨，但僅僅是那麼幾滴，就停住了。好像是費了很大的力量忍着沒有傾倒下來似的。但聽衆中已稍有擾動已驚走了幾個人，幸而立刻止雨，否則全功盡棄，豈不可惜。教法師說：菩薩威力不可思議，這幾滴毛雨，應該是觀世音菩薩淨瓶中的甘露，姓老人家用楊枝輕輕灑下幾滴，試試在場的人，善根淺的立刻驚走，善根稍長的人，都能鎮定安坐，未動，可見開法會的難易也隨各人根器不同也。說也奇怪，大雨早也不下，遲也不下，一直等到記者講畢，幻燈片放下，一回到家裡的時候，便傾盆而下，我們住的房子漏得一夜三遷，沒有安睡。翌晨一看，放生池的魚都上了岸，就快通入大海了。

六念佛改爲念佛，恰巧那天也正是場地太溼，晴雨未定，便決定在湖邊六念佛的日期，這是澎湖社會成立念佛法門在澎湖正在推行中，已逐漸地普遍起來了。樓、郭諸居士都是念佛的篤行者。爲了推動澎湖的佛教，惟有這三根，被的念佛法門最爲契機；因此，週六念佛會便應運而生。

參加念佛的人，有老太太婆，也有小姑娘，其中還有十幾個老人，家上聽誦是從很遠的村落步行來的，晚上還要踏着星光趕回家去，雖然足小，她們好像沒有這回事。這種無畏精神，真使我們青年人感到慚愧。她們學習，已登極樂，沐浴於七寶蓮池矣。恍然已登極樂，沐浴於七寶蓮池矣。

過去澎湖的佛教，雖然沒有人宏揚，但是教性之強，勝過任何地方。據說不是持齋的人，不准入佛寺。因此持齋的人特別多，但相反而地一般不持齋的信衆，對佛寺既無緣，信者寥寥；據許吉貝島上還會發生過驅逐洋教，不讓上岸布道的事，其也可見教性之強矣。

廣慈法師說：「我們宣傳不要涉及他們的忌諱，不要批評他們的短處，甚至神佛不分，扶乩跳童都一字不提，只要把我們的眞跳能箇過去，許多宏法者的敗績，就是由於批評神佛不分，把一些拜神又拜佛的信衆都趕跑了。無論你的是醜陋的，纏也好，他們有神佛思想，而生。

六、佛教的最前線——吉貝
易之元

翌日天氣完全放晴，海裏也風平浪靜起來，據說這是每次暴風雨後的必然現象。

上面說過的那個教性最强的吉貝島，記者非常嚮往，煮雲法師也有同感，認為既來澎湖，若不去一次未免有負此行。雖然那裏一共也不過二千漁民，但已參加佛教會會員的，竟佔了十分之一，這二百個佛教徒參加入會以後，除了高雄的新戒比丘開證師會去該島講過一次佛法外，就沒有人再去過。記者同煮法師便提議去吉貝弘法，真是奇怪得很，當我們爲了交通問題，議而未決的時候，吉貝島來了一位陳亮先生，設計高雄佛光堂的陳工師，便是陳亮先生的公請，他接到陳工師的信，要他來請我們去吉貝島上弘法。他自己有小汽船，交通工具不成問題，於是吉貝之行便告決定。

在大海裏駛一條小汽船，船艙是置放機器的，坐船的人只好在船頭和船尾上躡着，如果風浪大一點，也相當的危險，幸而暴風雨之後的天氣，海面靜靜的猶如平地，並且連太陽也躲在雲裡不露一面，於是毫無雨露曝晒之苦地，蹣跚而去，大概三小時便已抵達，岸上的信徒和漁民們，多已聚集歡迎，我們也合十行禮。一行便先到陳居士家中休息。

這島雖小，却有一個觀音寺和一座關帝廟，觀音寺是去年新修的，據說共費三十萬。根據石碑上的記載說：在數百年前，海面上發現了神。便不難化爲純佛的思想，就怕連鬼也不信的人，那就真「莫法度」了。

了異光，漁民以爲有寶，群相往來探討，結果獲了一尊觀音菩薩像，因以築廟供奉。後日久毀壞，近又集資重建，棟樑柱石，均有精緻彫刻，富麗堂皇，煥然一新。當我們一行前往禮拜時，鐘鼓齊鳴，但却有一人跳躍奔跑的，嘴裏「巴的里馬的里」的不知說些什麼，弄得大家啼笑皆非。據說，這是表示歡迎我們的意思，並且說觀音附身要法師們替他印證。真是天大的笑話，但一般人就信這一套，要不，一個島上，三十萬也不是一個很小的數字，他們居然不向外募，便很快地建築起來了。我們因爲鑒於當地的情形特殊，也未便多言。



形情撫撫時演講師法雲星天一第(上)
子場時一花雨滴幾下驟然忽時頭顱要緊至講正者記日三第(下)
正照此定安即遂成下未雨而幸者天望或立起有即亂紊呈頓
攝時亂紊雨飄當

人，生至效不湖。所是下一少宏敢去。感記列點總大自來此，者幾作能，誇，次以個點用但牧雖澎。八，雜感。子臺上。揭也還中車出得在似，在船艤搖乎回蕩屋到又害搖浪。前士，小回亦鄭姐。臺臨納也同提居同

場合，大唱戒殺，茹素的高調，非但沒人要聽，可能會像洋教一樣地吃閉門羹。所調方便說法者，即要視對象而定，決定，當然我們也不可提倡殺生，這個因果責任，誰又負擔得起？

下午，鄭納德居士很熱心，把佛門許多禮儀規矩，一一教給受過皈依的人，並請三位法師領導，做了一堂念佛課誦，以爲示範，好叫他們以後照着去做。

晚上由煮法師仍在關廟前講了一段普陀開山的故事，聽者多是婦孺，因為男子都已出海捕魚了。澎湃的漁火是奇景之一，但可憐不知多少生命，因此喪生。是半夜裏，記者被一些聲音吵醒，一陣腥味吹來，異常難受，便再也睡不着了。起身一看，原來此時男子在忙着把捕來的魚兒（多是小魚）

立熟後再經陽光曝曬，每家農門前都有大灶，提起晦臭，真是不敢領，因為在陳家換水，已經蓋罩了糞臭。無論是吃的還是喝的，或是洗臉的面湯水都有一般濃烈的腥味，記者回到臺中後，臉巾上還有餘香，因為在陳家換水，已經蓋罩了糞臭。無論是吃的還是喝的，或是洗臉的面湯水都有一般濃烈的腥味，數日不退，當可想像其臭程度了。

這裡的蒼蠅也特別多，往往一飯，白飯捲起來真有駭人聽聞。

第三天上午，仍坐原船把我們送回馬公。記者在早餐時，憑切地的贈言。我希望他既已入佛門，還宜及早放下這個行業，懺悔過去所造的業，一心向佛。別人或許做不到，但在陳先生的家庭環境，並不可能，他有三位公子，都曾受過高等教育，且都有相當地位的，他已有幾條船，也是島上有數的，人

七、颱風警報中歸去來兮

時又見掛起了颱風警報，但都是初發未到，因此與我們並不相干。因爲兩主筆的編期迫近，我們懇辭了回臺灣（在澎湖習慣上都稱我們這

回臺灣支會的公宴，記者同星雲法師回澎湖的當天晚上，就搭輪船

再繼續造業，不必出家，至少亦應不客氣的不管他樂意接受與否，他

佛，何況他已信佛教呢。記者老實說，他對公益慈善事業都唯唯而應，連說他慈善公益固要做得，但念佛修行也不可不辦，再寄語陳先生希望你能從向佛多高興，記者的

陳工程師，及早放下事，這裡再說一下，一切雖不必吃，大可放

心令尊多為佛教做點事。